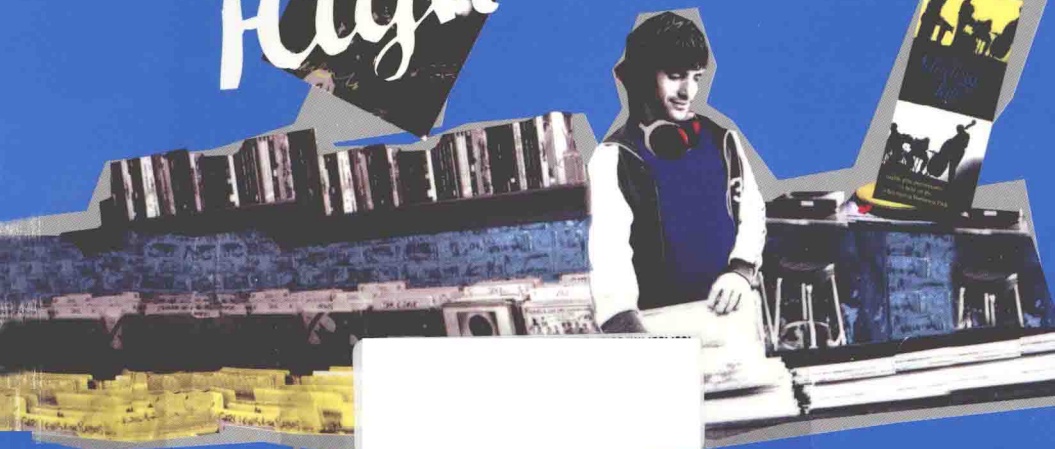


Nick  
Hornby

High Fidelity



失恋排行榜

〔英〕尼克·霍恩比 著 卢慈颖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失恋排行榜

〔英〕尼克·霍恩比 著 卢慈颖 译

Nick  
Hornby  
High Fidelit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恋排行榜/(英)霍恩比(Hornby, N.)著;卢慈颖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5.5

(尼克·霍恩比作品)

书名原文:High Fidelity

ISBN 978-7-5327-6884-4

I. ①失… II. ①霍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3165号



图字:09-2013-356号

失恋排行榜

[英]尼克·霍恩比/著 卢慈颖/译

注释/林泽良 卢慈颖 林宜君 叶云平

责任编辑/冯涛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 字数 168,000

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5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884-4/I·4168

定价:3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12-52219025

**那时……**

**then...**



我的无人荒岛,有史以来,前五名最值得纪念的分手,依年代排名如下:

1. 艾莉森·艾许华斯
2. 彭妮·贺维克
3. 杰姬·艾伦
4. 查理·尼科尔森
5. 莎拉·肯德鲁

这些人真伤了我的心。你在上面有看见你的名字吗,萝拉? 我想你能挤进前十名,不过前五名可没你的位置,那些位置保留给你无助于拯救我的羞辱与心碎。听起来或许比字面上更残酷,不过事实就是我们已老到无法让对方遗恨终生,这是件好事,不是坏事,所以别认为挤不上榜是针对你来的。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,而且他妈的去得一千二净。那时候不快乐还真代表些什么,现在则不过是个累赘,像感冒和没钱一样。要是你真想整我的话,你就应该早点逮到我。

#### **1. 艾莉森·艾许华斯(1972)**

几乎每个晚上,我们都在我家转角附近的公园里鬼混。我住在

赫特福德,不过这跟住在英格兰任何一个郊区小镇没什么两样。就是那种郊区小镇,那种公园,离家只要三分钟,在一小排商家(一家VG超市、一家书报摊、一家卖酒的)的马路对面。附近没有半点能显现地方特色的东西。要是那些店开门的话(平常开到五点半,星期四到半夜一点,星期天整天),你可以到书报摊去看看本地的报纸,不过就算那样大概也找不出什么头绪。

我们当时十二三岁,才刚刚发现什么叫做反讽——或者这样说吧,就是后来才理解到那就是反讽的东西。我们只允许自己玩玩秋千和旋转椅,任凭其他小孩子玩意在一旁生锈,还要表现出一副自我了得的嘲弄冷淡态度。这包括模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(吹口哨、聊天、把玩烟蒂或火柴盒通常就能达到效果),或者从事危险动作,所以我们在秋千荡到不能再高时从上面跳下来,在旋转椅转得不能再快时跳上去,或在海盗船晃到几乎垂直时固守在船尾。如果你能证明这些孩子气的把戏有可能让你脑浆四溅的话,那这样玩似乎就变得合情合理。

不过,对女生我们可就一丁点反讽的态度也没有,原因只有一个,就是根本没时间。前一秒钟她们还不在我们视野里,或者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;而下一秒钟你已经无法避开她们,她们无所不在,到处都是。前一秒钟你还因为她们是你的姐妹,或别人的姐妹,想在她们头上敲一记;而下一秒钟你就想……老实说,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秒钟想怎么样,不过,就是那样、那样。几乎在一夜之间,所有这些姐妹们(反正没有其他种女生,还没有)都变得教人兴致盎然,甚至心荡神迷。

让我想想,我们跟之前到底有什么两样呢?刺耳的喉音?但是刺耳的喉音不会帮你太多忙,老实说——只会让你听起来很可笑,而

不会让你性感半分；新生的阴毛是我们的秘密，严守于身体与裤裆之间。它就长在该长的地方，一直要到许多年以后，才会有一个异性成员来检验它的存在。另一方面，女生则明显地有了胸部，还有随之而来的，一种新的走路方式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。这个姿势一方面遮掩，另一方面又同时引起别人注意刚发生的改变。然后还有化妆和香水，都是些廉价品，技巧也不熟练，有时甚至很有喜剧效果，不过，这还是一个可怕的征兆，表示有事情无视我们、超越我们、在我们背后进行着。

我开始跟她们其中一个出去……不，这样说不对，因为我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贡献。我也不能说是她开始跟我出去的，“跟谁出去”这句话有问题，因为它代表某种对等或平等的关系。而情况是大卫·艾许华斯的姐姐艾莉森，从那群每天聚集在长椅上的女生中脱队接纳了我，把我塞进她的臂弯下，领我离开海盜船。

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她是怎么做到的，我当时大概连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。因为在我们第一次接吻到一半时，我的初吻，我记得我感到全然地手足无措，完全无法解释我和艾莉森·艾许华斯怎么会变得那么亲密。我甚至不确定我是怎么远离她弟弟、马克·戈弗雷和其他人跑到了属于她那一边的公园的，或我们怎么丢下她那伙儿，或她为什么把脸靠近我、好让我知道我可以把嘴贴到她嘴上呢？这整件事足以推翻所有的理性解释。然而这些事都发生了，而且还再度上演，隔天晚上，以及再隔一天晚上。

我那时以为我在干吗？她那时以为她在干吗？现在当我想以同样的方式亲吻别人，用嘴唇舌头什么的，那是因为我还想要其他的東西：性、周五晚场电影、做伴聊天、亲人朋友圈的网络链接、生病时有人把感冒药送到床边、听我唱片和 CD 的一双新耳朵，也许还有——



名字我还没决定——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,和一个到底该叫荷莉还是梅希的小女孩。但当时我并不想从艾莉森·艾许华斯身上得到这些东西。不会是为了有小孩,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小孩;也不是为了周五晚场电影,因为我们都看礼拜六最早的那一场;也不是感冒药,因为有我妈就行了;甚至也不是为了性,尤其是性,老天爷千万不是,那是七十年代早期最龌龊恐怖的发明。

如果是这样,那些亲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?事实就是——根本没什么重要性。我们只是在黑暗中瞎搅和。一部分是模仿(我一九七二年以前见过的亲嘴的人:詹姆斯·邦德、西蒙·坦普勒<sup>①</sup>、拿破仑·索洛<sup>②</sup>、芭芭拉·温莎和席德·詹姆斯<sup>③</sup>,也许还有吉姆·戴尔<sup>④</sup>、埃尔希·坦娜<sup>⑤</sup>、奥马尔·沙里夫和朱莉·克莉丝蒂<sup>⑥</sup>、猫王,以及一堆我妈爱看的黑白片人物,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把头左右摆来摆去),一部分是荷尔蒙使然,一部分是同侪的压力(凯文·班尼斯特和伊丽莎白·柏恩斯已经好几个星期都这样了),还有一部分的盲目惊慌……这里面没有意识、没有欲望也没有情趣,除了腹中有一种陌生且微微愉悦的温暖。我们不过是小动物,这不表示到了周末时我们会把对方的衣服扒光,打个比方来说,我们刚刚开始嗅闻对方的尾部,而且还没有被那个气味吓跑。

不过听好了,萝拉。到了我们交往的第四晚,当我到达公园时,

---

① Simon Templar: 电视剧集《七海游侠》(The Saint)中的侠盗侦探,由罗杰·摩尔主演,与007系列电影相似。曾改编为电影。

② Napoleon Solo: 英国电视剧集UNCLE的主角,另一个007型的人物。

③ Barbara Windsor与Sid James合作了一系列间谍喜剧片——Carry On系列。席德·詹姆斯主演的男主角也是一号007型人物。

④ Jim Dale: 英国资深喜剧演员,主演Carry On系列。

⑤ Elsie Tanner: 英国女演员。

⑥ Omar Sharif和Julie Christie是大卫·里恩(David Lean)电影《日瓦戈医生》中的男女主角。

艾莉森手钩着凯文·班尼斯特坐在长椅上,伊丽莎白·柏恩斯则不见芳影。没有人——艾莉森、凯文、我,或挂在海盗船尾巴上还没开苞的白痴——敢说一句话。我如坐针毡、面红耳赤,突然间忘了该怎么走路才不会为自己的每一小块身体别扭。该怎么办?要往哪里走?我不想起争执,我不想跟他们两个一起坐在那里,我不想回家。所以,我死死盯着小径上六号烟的空烟盒——那些空烟盒标定出男女生的楚河汉界——不瞻前顾后,不上下乱瞄,我直接回归那一群挂在海盗船尾巴上的单身男孩堆。在回家的半路上,我犯了判断上唯一的错误:我停下脚步看表。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明白我当时试图想要传达什么,或者我当时想唬谁。毕竟,有哪种时间会让一个十三岁的男生从女生身边离开,回到游乐场,手心出汗,心脏扑通扑通乱跳,强忍着不哭出来?显然不会是九月底的某个午后四点钟。

我向马克·戈弗雷讨了一根烟,然后一个人到旋转椅上坐下来。

“人尽可夫。”艾莉森的弟弟大卫吐了一口痰。我感激地对他笑了笑。

就这样。我做错了什么?第一晚:公园、抽烟、接吻。第二晚:一模一样。第三晚:一模一样。第四晚:被甩。好好好,也许我早已经看出苗头。也许是我自作自受。在第二个一模一样的晚上,我早该看出我们已经落入俗套,我拖着事情毫无进展,使她开始另觅他人。但是她可以告诉我啊!她至少可以给我几天的时间把事情搞好!

我跟艾莉森·艾许华斯的恋情延续了六个小时(从放学后到全国新闻前的两小时空当,乘以三),所以我没办法宣称我习惯有她在我身边,而我却搞不定我自己。事实上,我现在几乎记不得任何有关她的事了。黑色长发?也许。小个儿?比我还小,八成是。吊梢眼,

几乎像东方人的眼睛，还有黝黑的皮肤？有可能是她，也可能是别人。随便啦。但如果我们要依照悲痛程度而非年代来排名次的话，我会把她排上第二名。这样想想还挺安慰的，随着我年纪增长，时代也不一样了，恋爱变得更加精明老练，女性变得没那么心狠手辣，而脸皮更厚，反应更快，本能更发达。但是从此之后所有发生的每件事，都似乎带有那一晚的元素。我其他的浪漫史似乎都是头一个的混音版。当然，我再也不用走那长长的路，我的耳朵再也不会因为相同的愤怒而发烫，我再也不必数着六号烟的空烟盒来逃避嘲笑的眼光和奔流的泪水……不用了，没有了，不一样了。只不过，有时候，还是会有类似的感受阵阵袭来。

## 2. 彭妮·贺维克(1973)

彭妮·贺维克是个好女孩，而这会儿，我就要找个好女孩。只不过当时我没这么肯定。她有一个好爸爸、一个好妈妈，有好房子，独栋的，有花园、树木和鱼池，还有好女孩的发型（她金发，头发留得有点时髦，很干净、很有生气、司仪般的中长发）和亲切、会笑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好妹妹，每当我按电铃时她都很客气地微笑，而且在我们不希望她碍事时离得远远的。彭妮很有礼貌——我妈很喜欢她——而且她的成绩一向顶尖。彭妮长得很好看，她最喜欢的前五名歌手是卡莉·西蒙（Carly Simon）、卡洛·金（Carole King）、詹姆斯·泰勒（James Taylor）、凯特·史蒂文斯（Cat Stevens）和艾尔顿·约翰（Elton John）。喜欢她的男生很多。她真的很好，事实上，她不让我把手放到她下面去，甚至不让放到她胸罩上，所以我就跟她分手。只不过，当然啦，我没有跟她说为什么。她哭了，而我因此憎恨她，因为她让我觉得自己根本是个大坏蛋。

我可以想像彭妮·贺维克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：一个好人。我知

道她上了大学,成绩很好,找到一份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(BBC)当广播制作人的工作。我能想见她很聪明、认真,也许过于认真,而且有理想要抱负,不过不是会让你想吐的那一种。她是那种我们起初都想成为的典范,而且在我人生的另一种阶段,我会被这些美德所吸引。不过当时,我对这些优点没兴趣,我只对胸部有兴趣,也因此她对我来说一无是处。

我很希望能告诉你我们有过有趣的长谈,以及我们在青少年时期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——她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——不过我不认为我们曾经交谈过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、去参加派对和舞会,而且我们扭打搏斗。我们在她的房间里搏斗,在我的房间里搏斗,在她的客厅、在我的客厅、在派对的房间里、在派对的客厅,夏天时我们在不同的草地上搏斗。我们老为同一件事搏斗。有时候我为了要摸她胸部而被弄得厌烦不堪后,我会试着去摸她两腿间的地带,一种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动作:像是想借个五块钱,被拒绝后,反而转过头来要借五十元一样。

学校里有些男生问男生的问题(一个只有男生的学校):“你上了没有”“她有没有让你上”“她让你上多少”这一类的。有时候是为了作弄你,等着听一声“没有”。“你还没上吧,对不对?”“你还没摸到胸部,对吗?”与此同时,女生们只能满足于被动的语言。彭妮用的是“攻陷”这个词:“我还不被攻陷。”当她第一千次把我的手从她胸部上拿开时,她会耐心地、也许还有点哀愁地这么说(她似乎知道总有一天——不过不是现在——她总得放弃防御,而且当事情发生时她不会心甘情愿)。攻击与防守、侵略与反扑……仿佛胸部是一小片被异性非法吞并的领土——它们本该属于我们,而我们要把它讨回来。

然而幸运的是,对方阵营里总有叛徒、造反者。有些男生知道其他男生的女朋友会“让”他们做任何事,有时这些女生甚至会主动协助他们的骚扰。当然,没有人听说过有哪个女孩子敢大胆到一丝不挂,或甚至是脱掉或松开内衣。这样的话会把合作关系搞得太复杂。就我所知,这些女生不过就是摆出一种诱人亲近的姿态。克利夫莱·史蒂文斯深表赞同地提起他哥哥的女友:“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收缩小腹。”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弄懂这种女生战略所内涵的意义。难怪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收缩小腹女生的名字(她叫茱蒂斯);我还真的有点想见见她。

翻阅任何女性杂志你都会一再读到相同的抱怨:男人——他们的小弟弟无论是十几、二十几、三十几岁及以上——在床上无可救药。他们对“前戏”不感兴趣,他们无意去挑逗异性的性感带,他们自私、贪婪、笨拙、不明事理。你不得不感到,这些抱怨有点反讽。那个时候,我们所要的正是前戏,而女孩子却不感兴趣。她们不想被碰触、被抚摸、被挑逗、被刺激。事实上,如果我们有意尝试的话她们还会打人。所以,我们的技术欠佳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我们花了两三个漫长而影响深远的年头,被强力告知想都别想这个念头。从十四到二十四岁这几年,前戏从男生要女生不要的东西,变成女人想要男人懒得理(他们是这样说的。我呢,我喜欢前戏——主要是因为从前我全心全意只想碰触的年代在我心里历历如新)。如果你问我的话,我想最完美的组合,就是读《时尚 Cosmo》的女人和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。

如果有人问我,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地要抓到彭妮·贺维克的一小块胸部,我会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而如果有人问彭妮为什么这么

不顾一切地要阻止我，我敢说她也会被难倒。那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？其实，我并不要求任何回报。为什么她不要她的性感带被挑逗？我毫无头绪。我只知道，要是你努力探询的话，你可以从第一根阴毛到第一个脏兮兮的杜蕾斯之间——那段掩埋着饱受磨难性爱空窗期里——寻获各种疑难杂症的解答。

而且更何况，也许我并不是真的那么想把手放进彭妮的胸罩里。也许其他人比我更希望我去摸她。经过跟彭妮在全镇上的沙发上搏斗的几个月后，我受够了，我跟一个朋友承认，现在想想我实在是个大傻蛋，我什么也没上。我的朋友又跟其他朋友说，我成了一连串残酷而又可笑的笑话的笑柄。我试了彭妮最后一次，在我房里趁着我爸妈到市政府看本地话剧社演出《杨柳风》的时候。我对她使出的蛮力足以激怒并吓坏一个成年女人，不过毫无进展，我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乎没说一句话。

我下次跟她出去时完全没有毛手毛脚，那晚结束后当她要吻我时，我耸耸肩推开她。“有什么用？”我问她，“又不能怎么样。”后来她问我还想不想跟她见面时，我把脸扭向一边。我们已经交往三个月了，这对中学四年级来说几乎算是一辈子在一起（她的爸爸妈妈还见过我爸爸妈妈。他们互有好感）。接着她哭了，而我憎恶她使我有罪恶感，使我甩掉她。

我开始跟一个叫金的女生出去，我知道她已经被入侵了，而且她（我的假设没错）不会反对再次入侵。彭妮跟我班上的克里斯·汤森交往，这家伙有过的女朋友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还多。我是在玩火，她也是。有一天早上，差不多是我跟彭妮最后一次肉搏战三星期后，汤森大声嚷嚷着走进教室：“喂，弗莱明，你这个小儿麻痹，猜猜看我昨晚上了谁？”

我一下子感觉天旋地转。

“三个月来你连奶头都没碰到,我第一个星期就干了她。”

我信他的话: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上眼的没有他得不到的。我被羞辱、被打败、被比下去了。我觉得愚蠢而且渺小,而且比这个让人看不顺眼、体型庞大又大嘴巴的低能儿还要、还要幼稚很多很多。原本这档子事实在不足挂齿。汤森在有关下半身的事情上原本就独树一帜,而且四年级乙班还多的是一大票连女生的肩膀都没搭过的小怪胎。而我方的答辩词,即便没有发出声来,对他们来说早算得上是经验老到了。我并没有那么跌份。不过我还是没弄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。彭妮突如其来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?彭妮怎么会从一个什么都不肯的女生变成一个什么都不吝的女生?也许我最好别想得太劳神,我不想为任何人抱憾,除了我自己。

我希望彭妮后来一切平安。我后来一切平安,而且我怀疑甚至克里斯·汤森也算不上是世界最大的坏蛋。至少,我无法想像他会溜进他上班的地方、他的银行、他的保险公司或他的汽车展示间,扔下他的公事包,然后得意洋洋地告诉他的同事他刚刚“上了”——譬如说——他同事的老婆(不过,我倒是可以很轻易地想见他上别人的老婆。他看起来就像那种会上别人老婆的人,从小就像)。对男人感到不爽的女人——的确有很多可以不爽的——应该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的,以及我们跋涉了多么漫长的一段路。

### 3. 杰姬·艾伦(1975)

杰姬·艾伦是我朋友菲尔的女朋友,我从他身边把她偷过来,缓慢地,耐心地,花了好几个月。并不容易,需要大量的时间、努力和诱骗。菲尔和杰姬差不多是在我和彭妮在一起时开始交往,只不过他们就这么一直交下去,经过傻里傻气、荷尔蒙发达的中学四年级,

世界末日般从学校毕业的五年级,到假装大人般老成的六年级上学期。他们是我们的黄金佳偶,我们的保罗与琳达<sup>①</sup>,纽曼与华德<sup>②</sup>,他们是这个不忠不义、变幻无常的世界中活生生的见证,证明有可能白头偕老,或至少老一点,无须每几个星期就分手换人。

我搞不清我干吗要搞砸他们俩,还有所有需要他俩长相厮守的人。你知道,当你看到服装店里成堆的T恤,叠得美美的,照颜色分类,所以你就也买一件。可你拿回家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你发现得太晚,它只有在店里面才会好看,因为它有它的同伴在身旁。这多少有点类似那样子。我希望如果我跟杰姬交往,这种心态成熟女人的庄重会感染我,不过当然少了菲尔她就一无所长(如果那是我企求的,也许我早该想个办法跟他们俩一起交往。不过那种事连你长大后人都很难搞定,在十七岁时可能足以让你惨遭乱石砸死)。

菲尔开始每周六在男装店工作,我则趁虚而入。我们这些没工作的,或是,像我一样,在放学后而非周末工作的人,会在周六下午碰头到海街轧马路,浪费过多时间过多金钱在哈乐肯唱片行,然后“招待自己”(我们不知怎么的,竟学会母亲那辈在战后戒酒令时期的用语)一杯滤泡咖啡,我们视之为法式酷风的最佳表征。有时候我们会去探菲尔的班,有时他让我使用他的员工折扣。这些都阻止不了我背着上他的女朋友。

我知道跟某人拆伙可能会很凄惨,因为艾莉森和彭妮已经教会我这点;但我不知道跟某人打得火热也可能会很凄惨。不过我跟杰

---

① Paul and Linda; 这里指的是披头士(Beatles)里的保罗·麦卡特尼(McCartney)与他的妻子琳达·麦卡特尼。

② Newman and Woodward; 保罗·纽曼与珍妮·华德,好莱坞著名的模范夫妻。以上两对夫妻都以长久稳定的婚姻关系闻名演艺圈。



姬的凄惨是一种充满刺激的成人模式。我们偷偷摸摸地见面，偷偷摸摸地打电话，偷偷摸摸地上床，偷偷摸摸地说“我们将来怎么办？”这种傻话，然后谈到如果我们不用再偷偷摸摸的话该有多好。我从没真的想过那是真是假，根本没这种时间。

我试着不要过度压抑菲尔——这么做已经觉得够糟的，何况我还上他女朋友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。不过这不可避免，因为每当杰姬表示对他的疑虑时，我必须哺育这些疑虑，就好像它们是一窝瘦弱多病的小猫一样，到最后它们变得又结实又强壮——那饱满的不满——让它们用自己的猫爪任意扫过我们的谈话。

然后有那么一晚，在派对上我看见菲尔和杰姬一起缩在角落，菲尔显然很难过，脸色苍白，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，然后他回家去，然后隔天早上她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散个步，我们去了，然后我们从此不再偷偷摸摸地做事，然后我们维持了大概三个星期。

你会说这太幼稚了，萝拉。你会说我把洛与杰姬以及洛与萝拉拿来相比太蠢了，后者已经三十老几，事业有成，住在一起。你会说成年人通奸打得青少年通奸落花流水，但你错了。从那之后我曾数次处于三角关系的一端，但那是最为尖锐的第一次。菲尔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；我们的周六购物伙伴也不太跟我们来往。我妈接到菲尔他妈的一通电话；有好几个星期，上学都让人感到不自在。

如果我现在搞出那种麻烦，相比之下可能会发生的状况：我可以去不同的酒吧和舞厅，把答录机打开，多出去玩，多待在家里，拨弄我的社交罗盘然后划出一个新的交友圈（反正，我的朋友绝不会是她的朋友，无论她是谁），避免与不高兴的双亲有任何接触。不过，这种匿名生活当时并不存在，你得待在那里忍受一切，不管你得忍受的是什么。

让我最最难堪的是杰姬在星期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时，那种突然